

風月債難酬

戲說毛澤東之二十五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說服李特化險為夷

陳昌浩爲了徹底執行老長官張國燾的指令，絕不容許毛澤東等就此逃跑了事；於是他緊急下令副參謀長李特，率領一個精銳的騎兵旅追擊。毛澤東的步兵行動遲緩，很快就被李特的騎兵追上；兩軍在一個峽谷的隘口遭遇，劍拔弩張，一場惡戰即將爆發。

李特憑仗優勢而又機動性強的騎兵，正要展開雷霆萬鈞的攻擊行動時；突見陣前隘口的山頭，有通訊性的軍用「旗語」閃動。旗語的訊息是：盼兩軍暫停開火，毛澤東伴同葉劍英希望跟李特在陣前晤談半小時，談不攏再火拼不遲。

由於，李特與葉劍英友誼深厚，屬莫逆之交；兩人在紅軍中形影不離，焦孟相隨，無論搓麻將、打橋牌、玩姑娘、喝花酒……等都是老搭檔。故李特常自諷地笑說：「咱兩人除了吃喝嫖賭外，別無不良嗜好！」兼

之，李特的副參謀長職位還是葉劍英保薦的；礙於老友情面，李特勉爲其難地暫停攻擊行動，答應在陣前跟毛、葉二人會晤。

在紅一方面軍的軍政要員周恩來、王稼祥、彭德懷、鄧小平等，全都反對毛澤東這種不顧己身安危的冒險行爲；單刀赴會的勇氣固然可嘉，無異把自己送給敵人作槍靶子，可能白白送死。

但，毛澤東堅持要去，他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對方是精銳的騎兵，咱們是傷殘的步兵，搞僵了逃不了；火拼起來，凶多吉少。如今這個險，我是非冒不可；但願上蒼保佑，天憐紅軍，能說服李特，化危機爲轉機！」於是，毛澤東在葉劍英伴護下，馳馬陣前與李特會晤；雙方人馬嚴陣注視，氣氛詭譎而緊張。

「李特老弟，咱們二人親如手足，一向吃喝玩樂在一起；如今只爲了紅軍內部的路線取向問題，搞到同室操戈，手足相殘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葉劍英首先開口，向李特動

之以情。

「劍英老哥！毛主席和張總政委（指張國燾）的路線爭執，誰是誰非？我也搞不懂；只爲了這點兒爭執，咱們兄弟於一夕之間竟然變成敵人，造化作弄人嘛？我這個奉命行事的過河卒子，苦在心裡哦！」李特說話的語氣有些感傷，臉上流露出爲難的神情。

「李特同志！你的處境，我很同情也很諒解，絕沒有怪罪的意思。至於張總政委的向西或南下主張，和我的北上看法，祇是方位取向略有出入而已，凡事好商量；誰是誰非？時間可証明一切，自家兄弟，何必箕荳相煎，兵戎相向呢？」毛澤東婉言勸說。

「請教毛主席！你爲何要堅持北上政策？」李特皺著眉頭問道。

「紅軍近年來的口號是『槍口對外』，自家人不打自家人，咱們的政策是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，如今日本已佔領東三省及熱河，西窺綏遠，南下進逼平津；我主張『北上』是爲了『抗日』，是爲國家民族的生死

存亡。現在張國燾同志統率紅四方面軍南下或西進，是走紅一方面軍的回頭路，這與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背道而馳。何況蔣介石所派薛岳、周延渾兩個追擊軍，正列陣大、小金川區域，等待你們自投羅網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。」

「李特老兄；毛主席的分析是正確的！」葉劍英插嘴說，這時李特默然不語，是乎有些認同。

「張國燾同志不願北上抗日，倒也罷了；他不聽從我這個中共黨中央在『遵義會議』上推出的合法領導人，我也無所謂，古人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言，好聚好散，各奔前程。何必要派兵追殺，往日革命同志，一夕間翻臉成仇，流血廝殺有必要嗎？其結果兩敗俱傷，叫日本人捧笑，更叫蔣介石、閻錫山、張學良、楊虎城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恥笑；豈不成了斷送紅軍生機的千古罪人。李特同志你豈不成了，親痛仇快，為虎作倀的幫兇？……」

「李特老弟！毛主席的肺腑之言，你要三思呀！懸崖勒馬此其時也！」葉劍英在旁開導說：「都是革命伙伴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今日放咱們一馬，也給來日留一個退路？」

「我放你們一馬，回去如何交代？」李特惶惑地問。

「李同志！你回去向張國燾和陳昌浩兩同志說：山洪暴發，河橋斷毀，人馬無法涉

渡，即可搪塞過去。」毛澤東代李特想出了下台階的妙方。

於是，李特被毛澤東一席話說服了，揮軍後撤；臨行時在馬鞍上向毛澤東與葉劍英拱手說：「毛主席、劍英老哥；後會有期，請多保重。」

「李同志不追殺的盛情，我牢記在心了！」毛澤東誠懇地答謝。

毛澤東說退了李特的騎兵勁旅，回到軍營裡受到紅一方面軍全體官兵英雄式的歡呼；毛則推說：「這只是李特同志賣給葉劍英同志的面子罷了！」他居功不受的謙讓美德，更叫人敬仰，益奠定他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。

李特的騎兵旅撤走後，毛澤東下令摧毀各隘口溪河橋樑，伐木壘石塞道；以防張國燾再行派兵追擊。

三十六計走為上策

所謂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」。毛澤東認為在敵方兵力佔絕對優勢，我方不能戰勝敵方的情形下，應保存實力，暫時退卻。這種退卻不是失敗、懦弱或膽小，而是轉敗為勝的關鍵，也是游擊戰術的訣竅。

善用兵者，有時故意退卻，誘敵深入，後發制人。兵家常用「以退為進，以迂為直」的戰術，有時候為了前進或誘敵深入，暫時退卻是必要的。

毛澤東深諳「迂直之計」，這一次不欲

跟張國燾硬拼，以柔性勸說李特撤兵，顧全大局從容撤退，方可於生死關頭力挽狂瀾，北上關建新基地，開創新局面。

這次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迅速退卻；幸好陳昌浩也沒有再派軍追擊，張國燾也沒有翻臉，或出兵尾隨「打落水狗」。事後楊尚昆說：「這是紅軍歷史上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，如果真的打起來，我不知道今天我們這些人還有幾個活著。」

這時，毛澤東率軍北上，歷經一日一夜的急行軍，抵達甘肅迭部縣的小鎮俄界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，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；在會議上，毛澤東因說服了李特，不費一槍一彈，不損一兵一卒，全軍安然脫險，自是心花怒放，豪情萬丈地指責張國燾公然違抗中央；行同十罪不赦的叛徒。與會人員均表贊同，於是毛隨即提出：「關於與紅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」的報告。點名批判張國燾，指責他是「退卻主義者」及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」，毛在會上作出「關於張國燾錯誤行為」的決定；接著再次發出電報責令張國燾糾正錯誤，迅速率兵北上，若接受黨中央領導，既往不究。

可是，張國燾秉持其「優越的驕慢」，置之不理，率領紅四方面軍的八萬人馬，我行我素，繼續南下。可是，叫人百思不解的是朱德（紅軍總司令）、徐向前（紅四方面軍總指揮）兩人，竟然離開了毛澤東，選邊

站在張國燾這一邊率軍南下。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，當時人在張國燾所領的左路軍，身不由己，也只好與毛分道揚鑣。

徐向前、陳昌浩和李特等三人，一向長期跟在張國燾身邊，選邊站在張的一邊，不令人意外。惟紅軍總司令朱德，一度遭到張的「軟禁」，卻棄毛就張；有人分析說是當時張的兵多勢大，西瓜俱大邊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翻開朱德的舊帳，他在政策上常是左右逢源，搖擺不定；比如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的兩年間，毛澤東被削奪權力，遭受留黨查看處分，失意落魄的時期；朱德即棄毛而去，跟當權的共產國際派沆瀣一氣，反抗毛的以「鄉村包都市」政策及「游擊戰術」。

令毛澤東十分惱火，曾於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所謂「古田會議」上，痛批朱德等人的單純軍事觀點，一味只想走招兵買馬、招降納叛的路線。並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，成了一群投機取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；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大吃大喝，跟無產革命的理念背道而馳，與各地漁肉人民的軍閥何殊？

痛批朱德陣前換將

毛澤東確曾痛批過朱德，這次朱德又故態復萌，使毛澤東十分失望；他為鼓舞士氣，特派彭德懷取代朱德擔任紅軍總司令，繼續向甘肅挺進。

甘肅省境內，以高原與山地為主，平均海拔在一千公尺以上；隴南山地與渭河谷地，海拔二至四千公尺，山高谷深，其中有一個絕險的隘口——臘子口，位於兩座聳聳的高山之間，仿如安徽黃山的天梯險道，有一夫擋關，萬夫莫入的形勢。國民黨派有兩營甘肅地方部隊駐守，紅軍兩次派兵搶攻，都繳羽而歸；勇將彭德懷仰關嘆息，傷透腦筋，仍舊一籌莫展。

毛澤東見臘子口屢攻不下，更耽心世居甘肅、青海地區的「馬家軍」馬步芳、馬步青、馬鴻逵等統率的驍悍騎兵襲擊。他急得徹夜不眠，像煞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伍子胥，爲了「過昭關」，險些兒白了頭髮。

後來，毛澤東探知在隴南山區居民複雜，是苗、夷、羌、番等少數民族雜居之地。於是，他分派諳熟土語的幹員赴山區拜訪各族酋長、頭人、長老及頭目等，或以槍械相贈，或以金銀財寶賄賂，或以優惠條件交換。

由於，這些少數民族，平日在山區受到當地軍閥、官吏及劣紳的歧視、剝削、欺壓與迫害，心中積怨很深，早思報復洩恨。今見紅軍贈送厚禮，邀請他們各率族人助戰，公私兩便，樂於聽命。

毛澤東召集各族酋長議事，會中發現他們悉是中年以上的人，有的年逾六旬，老態畢露；有幾個中年人，卻已大腹便便，行動蹣跚；似乎都不是領軍作戰的材料。他心中

不免憂慮，這般的部隊如何參與山隘的攻堅戰鬥，跟滇、黔的土著民族相比，遜色太多；他暗怨自己此番白費心機，空歡喜一場，以致臉上愁眉深鎖。

「報告紅軍毛……毛酋長，不！毛：頭領；不！毛……毛頭人……毛……。」發言的人神情緊張，不知如何稱呼是好！以致「毛」了半天，還沒毛出個名堂來，逗惹全場哄笑起來，連毛澤東也忍俊不已！

「報告毛主席；我剛才『毛』錯了，失禮得很，請不要見怪才好！」這幾句話又講的清楚明白，頗為得體。這時毛澤東才發覺講話的人，竟然是個身材高挑，姿容秀麗的大姑娘，讓他大意外與會人員都摒息靜氣，神情專注地聽她講話：

「咱們各族與會代表，固然看起來，老的老、少的少、胖的胖、瘦的瘦，體型的高矮、膚色的黑黃都不一致；但是，咱們帶的部屬皆是身手矯健的小伙子或大姑娘，打起仗來，衝鋒陷陣，決不含糊……。」

「請問姑娘；妳屬於哪一族？職位和芳名叫什麼？」毛澤東迫不及待地問。

「我是羌族酋長莫勒罕的獨生女兒胡康娜罕，因家父臥病在床，我是效法古代花木蘭代父出征的，我帶來的騎兵一百二十名，個個驍勇善戰，聽憑差遣！」

「原來是羌族胡康娜罕公主，都怪我眼拙，失敬得很！今天還得仰仗公主鼎力相助，會攻臘子口關隘！」毛澤東見了年輕漂亮

女人，總是特別謙虛和藹。

羌族美女現代木蘭

按羌族原是三苗後裔，東漢時分爲東羌與西羌；晉代時西羌爲五胡之一，散居於今甘肅及四川西北地區，其族人多以遊牧爲生，精於騎射，勇猛能戰。

唐代大詩人王之渙的七言絕句「出塞」有云：

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
一片孤城萬仞山；
羌笛何須怨楊柳，
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

這裡所稱的「羌笛」，即羌族人所製的管樂器——笛子。玉門關與嘉峪關齊名，位於甘肅的河西走廊，悉是古時的塞外邊關。詩中道盡塞外之地，春風不度，不產楊柳，高山萬仞，是個十分荒涼的地方，羌笛何須怨恨？

紅軍在此荒涼的臘子口關隘前，面臨險隘，後有追兵，絕不可滯留；當務之急，必須在各土著民族中遴選一位總兵——總指揮出來，統一指揮，齊一步伐，方能協助紅軍攻破險關。

羌族酋長莫勒罕，原是個極符眾望的總兵，可是他如今臥病未來；他的獨生女胡康娜罕，這般年輕，耽心她經不起考驗，難膺重任。於是，與會的眾多酋長，都覬覦總兵一職，各不相讓，爭吵不休。這種混亂的場面，搞得毛澤東不知如何是好？

這時，突然傳來緊急軍報：甘肅馬家軍之一的馬步青麾下的一個騎兵連前來偷襲，與會人員聞訊，眾皆驚惶失措。惟獨羌族公主胡康娜罕鎮定從容，處變不驚，她一個箭步奔向門口揚聲說：

「毛主席！各位前輩請繼續開會推選總兵出來；本姑娘即率羌族健兒迎戰馬家軍，告辭了！」她轉身奔往門外，一吹號角，一百二十名羌族騎兵齊集曠場；這位姑娘飛身上馬，率領騎兵隊揚鞭疾馳，像一陣旋風，絕塵馳騁下山。

毛澤東和與會人員哪有心情開會，都挨擠在山崗上觀戰。但見，胡康娜罕率領的騎兵，從林子裡衝出，勢若疾雷，快如閃電，攔腰把馬家軍截爲兩段，然後瞬將騎兵分爲兩隊，左右回旋倒轉過來，痛擊敵方的首尾，形成兩個包圍圈，完全掌握了主控權，兜著圈子聚殲。不到一個小時，就把敵方打得落花流水，非死即傷，活著落荒逃走的不到半數。

這一場驚心動魄的突擊戰，快、狠、準，過程精彩極了。於是，毛澤東當場宣佈：「攻擊臘子口的總兵不用推選了，羌族公主胡康娜罕，便是最佳人選。」在場各族酋長響起熱烈掌聲，莫不心悅誠服地贊同。

攻打臘子口之戰，是於一個霧夜的凌晨三時發動，彭德懷率領步兵在隘口前佯攻；由胡康娜罕統率的各土著民族突擊隊步騎兵

六百人，迂迴後山，先由步兵從險峻山崖，攀藤附葛，趁虛繞佔隘口後山腰；一聲令下，前後夾攻。敵方守軍從睡夢中驚醒，摸不清前後方，更不知對方的虛實，惟有倉惶應戰，胡亂放槍；緊急電請附近友軍支援。可是，敵方增援部隊，復在下遭到羌族機動的騎兵攔擊，上不了山，當然解不了圍；最後彈盡糧絕，豎白旗投降了。

失戀痛擊情場老手

毛澤東在慶功宴會上，當眾誇讚胡康娜罕，是現代的花木蘭，當今的秦良玉；南宋的梁紅玉只會擊鼓助戰，不會上馬殺敵；她的槍法不輸於井崗山時代的賀子珍，而馬術則勝過賀子珍；她的突擊戰術，是貴州布依族公主烏魯娜望塵莫及。至於，她窈窕的身段，碩長的健腿，端秀的臉型，毛澤東把她蛻化成了理想情人的化身。

花心的毛澤東爲了得到她，送上大批珠寶首飾，她壓根不喜愛這些「俗物」，原璧退還。熱誠邀請參加紅軍，她婉拒了，坦言表示她是獨生女，必需繼承父祖基業，在隴西山區爲羌族子民打拼。

毛澤東有個固執脾氣，愈是得不到手的，他愈要苦苦爭取；他向胡康娜罕百般示好，甚而紆尊降貴地求婚。結果，碰了軟釘子；因爲胡康娜罕不堪其擾，深夜率領其騎兵隊，不告而別，悄然離去。

毛澤東於兩個月內，再次受到「失戀」

的打擊；上一次是在大雪山麓的大小金川，遭到番族姑娘葛喀秀的冷漠峻拒。兩次的失戀創痛，使他在情場上的自信心，瀕臨崩潰；於是他暫時收斂了兒女情懷，誓言要在戰場上與事功上創建奇蹟。

紅軍繼續北上，越過了橫斷川陝的岷山，到達了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。在這裡，毛澤東於關帝廟內召開會議，因為張國燾、朱德、劉伯承、徐向前、陳昌浩、李特等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，分道揚鑣。毛直屬的現有紅軍必須改組整編，部隊番號改稱：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」，其領導班子如次：中共黨中央委會主席兼政委：毛澤東。司令員：彭德懷。副司令員：林彪。

第一縱隊司令員：林彪（兼），政委：聶榮臻。

第二縱隊司令員：彭雪楓，政委：李富春。

第三縱隊司令員：葉劍英，政委：鄧發。整編改組後的紅軍繼續北進，翻越了隴西、隴東的分水嶺——六盤山，在白雪覆蓋的山頂，毛澤東詩興大發，填了一闕新詞：

「天高雲淡，
望斷南飛雁。
不到長城非好漢，
屈指行程二萬。
六盤山上高峰，
紅旗漫卷西風。」

今日長纓在手，
何時縛住蒼龍。」

「蒼龍」是青色的馬，也是天上北斗七星的星座名稱。在毛的詞意中係影射東方的倭寇——日本，當時紅軍長征的口號是「北上抗日」，翻越了六盤山是此一任務的起點，距離抗日的戰線更近了。

彭德懷率領紅軍越過西（安）蘭（州）公路抵達陝西北部，擊退了馬家軍騎兵，攻佔了吳起鎮；迅速趕往瓦窯堡，與劉志丹統率的紅十五軍會合，兵力增加了五千人，及包括了二十個縣的根據地。毛澤東高興萬分，即興寫詩贈送彭德懷，讚揚他締造的輝煌戰績：

「山高路遠坑深，
大軍縱橫馳奔；
誰敢橫刀立馬？
唯我彭大將軍。」

毛澤東率統的紅軍，沿途征戰，一度進入內蒙又迂迴陝北。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抵達明末流寇張獻忠的老家——延安，作為紅軍的根據地，總算給中共黨中央及紅一方面軍找到一塊喘息的地方。

至於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之眾南下，曾在川康邊區的卓克塞另立「中央」，和在延安的毛澤東分庭抗禮。不久又與賀龍、任弼時統率的紅二方面軍在西康甘孜會師，情勢似乎大有可為。

由於，張國燾的私生活嚴謹，其「優越

的驕慢」促使他不能放下身段，無法與川康地區土著民族打成一片，且於女性缺乏魅力，致他的「命根子」派不上用場，得不到沿途村寨婦女的助力。

他的大軍在四川、西康、甘肅、寧夏與新疆邊區，整整轉戰了四十三天；在四川西北的大、小金川地區，和國民黨薛岳、周渾延兩個追擊軍發生遭遇戰，損失慘重。不久復多次與縱橫西北各省的馬家軍碰上，每次都大敗虧輸。在黃河上游渡河時，遭到國民黨中央軍攔截，血戰兩天，幾乎被殲滅；殘部只剩下二千多人。

張國燾窮途末路，在朱德、劉伯承、任弼時、陳昌浩、賀龍等人的勸說下，迂迴新疆、寧夏、甘肅回到陝北延安與毛澤東的中央紅軍會合。

適才適用不計前嫌

毛寬宏大量，不計前嫌，全部接納；惟只給張國燾一個「副主席」的崇高虛銜，讓他在延安當「寓公」；其餘諸將皆獲得重用。心胸寬大，適才適用，這也是毛成功因素之一。

毛、張兩軍最後會合後，中共紅軍二萬五千里的「長征」或「長竄」，終於宣告結束。

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；中共在贛、閩、湘地區，最盛時期紅軍擁有三十多萬人馬，迄至「長征」結束，人槍不到二萬

人，這是長征或長竄？是勝利或失敗？數字說明了一切。

毛澤東誇稱長征是紅軍「槍桿子」締創的偉大勝利，因為，從一九三四年十月，到一九三五年十月，整整一年的時間，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出發，經過廣東、廣西、湖南、貴州、雲南、四川、西康、甘肅、新疆、綏遠、寧夏等十一省，最後到達陝北延安，等於在中國版圖上劃了一道拋弧線。

途中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無數艱難險關要隘，突破了敵軍數十百萬人的圍追堵截，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歷史性大轉移，完成了震驚中外的壯舉——長征。

毛澤東說：這次長征是中國歷史紀錄的第一次，長征是宣言書，宣傳隊及播種機，是以我們的勝利，敵人的失敗結束。

他大言而誇地說：長征之所以舉世聞名，並非僅僅因其路途的遙遠與漫長，而是由於紅軍的「槍桿子」，以天下無雙的英雄氣概，戰勝了強敵，戰勝了天險，戰勝了自身的謬誤；完成了從被動變主動，從失敗到勝利的更新過程，開始了一個全新的革命局面，直到奪取全面的勝利。

長征的魅力，吸引了無數人的興趣，有人津津樂道，有人寫書記述；甚而有的人，還沿著當年長征的足跡，去體味長征的意境，去領略少數民族婦女的特有風情。

認真探究或分析起來，長征的魅力有兩種：一是紅軍「槍桿子」的英雄事跡，一是

毛澤東「命根子」的風流豔史，兩者相互輝映，相得益彰。

這些魅力，這些意境，這些事跡與豔史，將在歷史上永遠流傳下去；紅軍「槍桿子」的魅力，是鐵血交拼，衝鋒陷陣，驚天地而泣鬼神。

毛澤東「命根子」的魅力，是慾情奔放，香豔刺激，可憐風月債難酬。

難盡書一本風流帳

紅軍「槍桿子」的魅力，前已述及。至於，毛澤東「命根子」的魅力，在情場上南征北討，橫掃群雄，戰績也是十分輝煌。迄至陝北延安為止，於長征的途中，總結曾與毛有親密關係的女人，考証起來，簡列如次：

他的初戀情人——曹秀娃，十三歲即和他在家鄉「野合」，為了追隨他的革命理念，戰死於贛、湘邊境的九嶺山麓。

他的首任妻子——羅妹，是他十四歲時奉父母之命所娶的二十歲村姑，照顧他青少年的生活四年，仍得不到他的憐愛，抑鬱而死。

他的第二任妻子——楊開慧，是書香名門閨秀，婚後協助他奔走革命，並為他生育了岸英、岸青、岸龍三個男孩，後來被國民黨通緝逮捕，押赴刑場槍斃，是為中共殉黨最早的女烈士，毛岸英則於韓戰陣亡。

第三任妻子——賀子珍，在井崗山時代

綽號「雙槍女俠」，她和毛婚後的最初十年間，先後生育或流產了五次，生下來的三個嬰兒，於征戰途中寄養給農家扶養，日後均下落不明。

第四任妻子——曹鳳娃，為了給他搞情報，為了躲避國民黨A B特務人員追捕，帶著婚後所生小孩毛家峰，遠走山西交城，病死異鄉。

為要掩人耳目，這個小孩改名換姓，可能就是日後毛一手扶持的華國鋒。

至於，他的才女型情人有二：一是湖南的陶斯咏，他倆曾合資在長沙開辦「文化書社」，她耽心被捕殺，叛離了共產黨，遠赴上海從事教育工作。

另一是福建才女倪妙君，中共在瑞金時代，曾予毛諸多協助，她給毛生下一女取名毛秋水，為躲避捕殺，偕女逃往上海，從事文藝寫作，小有名氣。其女易名倪秋水，及長赴美留學，榮獲哥大文學碩士，曾在北京一所大學任教。

毛澤東在家鄉曾和其妻楊開慧的閨友發生姦情，這名女子名叫李一純，後來她嫁給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為妻。她和毛之間的姦情到底是「合姦」或「強姦」？聚訟紛紛，迄今仍是一個謎。

在紅軍轉戰黔、滇、川、康等省時期，曾和毛澤東發生肉慾之情的土著民族婦女，數得出姓名的竟然有十一名之多。當時，鄧小平譴笑說：「毛澤東同志『命根子』的戰

績，比紅軍的『槍桿子』還要輝煌得多嘛！

在黔省有十八名女子與毛有親密關係，考查出姓名的有三名：一是布依族公主烏魯娜，她曾協助紅軍拯救人質，為毛育有一子，「文革」時期參加紅衛兵赴北京串連，返鄉途中於兩派紅衛兵鬥毆時喪生。

另一位是苗族少女秀娘，能歌擅舞，解放後於一九五二年隨文藝工作隊「抗美援朝」，不幸被美軍飛機炸死。

再一位是侗族少女玉蘭，美慧多姿，曾在紅楓湖救毛一命。

她為毛生下一男孩，「文革」時的江青得知她跟毛的關係親密，派紅衛兵要揪鬥她；但她機警偕子遠逃他鄉避禍，埋名隱姓，不知所終。

在滇省有十七名女子和毛有肌膚之親，能考証出姓名的有六位：一位是烏蒙山南麓外號「小巫女」的苗族少女阿詩芬，解放後，仍痴心地盼望毛回去娶她，像她的祖先阿詩瑪一般，是個痴情女子，終身未嫁，她追隨其阿瑪「老巫婆」學習巫術，今仍健在，給族人驅邪治病維生，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巫醫——仙娘。

另一位是烏蒙山北麓綽號「小辣椒」的傣族土司的女兒阿卡娜，她是位刁蠻的傣族公主；解放後，她的父親瓦乃木土司，遭到清算鬥爭，掃地出門。阿卡娜不甘受辱，率領族人在與雲南接壤的泰緬邊境的「金三角

」地區打游擊「抗暴」，曾與李彌駐紮泰北的義軍聯絡。後以種植鴉片煙致富。現已高齡八十一歲，據說現住曼谷，已成了富有的「寓婆」。

另兩位是水擺夷姑娘汪月娣、汪月娥姐妹，兩人合開「東興酒家」，頗有積儲；中共改革開放後；她倆到昆明開餐館，經營得法，生財有術，又開了兩家旅館及藝品店，早成富婆，兒孫滿堂，樂享天倫。

還有兩位是大理白族少女段小鳳及蒙詩蕙；解放後，由於她倆綺年玉貌，歌舞出眾，先後嫁給滇省中共高幹；尤其蒙詩蕙長袖善舞，因緣時會，竟然一度被選為滇省少數民族「人大」代表；段小鳳也曾為滇省婦運領導之一。

至於在川、康邊區與毛發生肉體關係者有二人，即夷族女頭人木札克眉、木札伊敏母女。

前者已於三十年前逝世，後者替毛生下一名子名叫木札肖嚴，這名私生子聰明乖巧，及長送到成都唸書，中學畢業後考入軍校，曾任解放軍校級軍官，現已退休。

風流人物今日看我

毛澤東在情場上並非一帆風順，他的「命根子」並非所向無敵，也曾兩次嚐到「閉門羹」，失戀的痛苦，使一向自詡風流倜儻的他有所領悟，世間美慧的女子不是個個都弄得到手。

這兩個叫他吃閉門羹的女子，一是川康邊境大雪山麓的番族姑娘葛喀秀，她醫術超群，治癒了毛澤東的痼疾。她婉拒了毛的糾纏，在山區專為族人治病；在西藏抗暴時期，他倆姐弟參加了抗暴軍，其弟桑布托在喜瑪拉雅山麓浴血戰死。葛喀秀隨族流亡印度，一生以醫術給族人服務，於十七年前死於異域。

另一人是甘肅的羌族姑娘胡康娜罕，她率領諸多族人協助紅軍攻佔臘子口，建有奇功。但她峻拒了毛的百般追求，飄然不辭而別。

據說她後來繼承父位，當上了酋長，與一位心愛的羌族青年結婚，育有二男一女，她曾膺選為少數民族「人大」代表。五十年代「人大」在北京開會時，毛每次與她握手寒暄時，都是別有滋味在心頭。

走筆至此，筆者發現毛澤東從一個沒沒無聞的農家子弟，蛻變成中國乃至世界的巨人，其成功之道分析起來不外五點：

(一)他始終保持不畏艱險的樂觀主義。

(二)他有風流浪漫，不拘小節的詩人氣質。

(三)他有鋼鐵一般的堅強意志。

(四)他有相當淵博的學養。

(五)他有高深莫測的謀略智慧。

由於，毛澤東具有上述五點特質，不管你喜歡他或是憎惡他，他都是中國近代史中聲名最大，影響最廣，也是最具爭議的歷史

人物。

他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，統率紅軍進駐陝北延安，這是他一生事功的轉捩點；哪一年的冬季，他凝望黃土高原一片茫茫的雪景，意氣與詩興同時風發，不禁吟咏了一闕傳誦一時的「沁園春」，今特摘錄此詞，以饗中外讀者：

「北國風光，

千里冰封，

萬里雪飄。

望長城內外，

惟餘莽莽；

大河上下，

頓失滔滔。

山舞銀蛇，

原馳蠟象，

欲與天公試比高；

須晴日看紅妝素裹，

分外妖嬈。

江山如此多嬌，

引無數英雄競折腰。

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，

唐宗宋祖稍遜風騷。

一代天驕，

成吉思汗，

只識彎弓射大雕。

俱往矣！

數風流人物，

還看今朝」。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

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

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

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

名的願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競賽實況報導

及得獎名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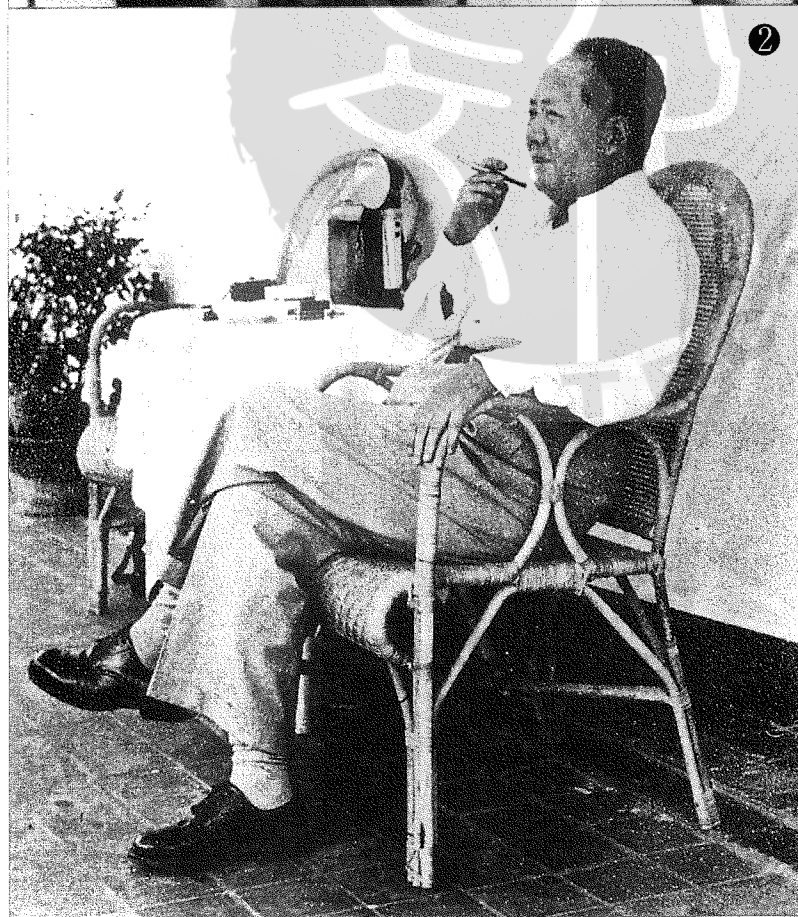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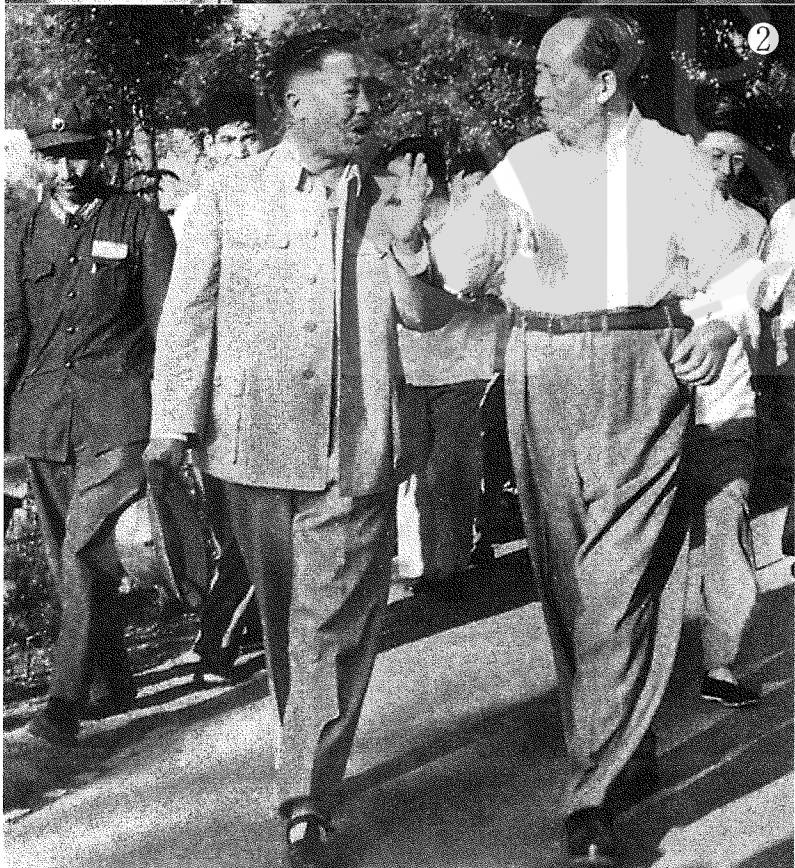
劉昌博「戲說毛澤東」插圖（文見145頁）

① 右起：項英、曾山、周恩來、秦邦憲、王明、葉劍英、張雲逸等新四軍負責人合影。

② 毛澤東（右）與電影小演員合影。



①毛澤東（前）在延安機場留影。
②毛澤東在北京留影。



① 右起：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合影。
② 毛澤東（前右）與賀龍（前左）晤談時合影。



①毛澤東（中）與陳毅（右）譚震林（左）在南京玄武湖合影。
②毛澤東（右）與王稼祥（左）晤談時留影。

